



ECHOES OF BODY AND CITY

徐世琪：身体与城市的叠影

每到三月，香港总会短暂进入一种特殊的时间。艺术季带来的密集活动，让这座城市在几周之内聚集起大量关于艺术、文化与城市经验的讨论。城市似乎在层层叙述中被重新理解。历史与现实、个体与公共，都被压缩到这片狭小的城市空间里，交织成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感。

编辑 子秋 采访、撰文 盛添颖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



1. 艺术家徐世琪
2. 展览现场: Angela Su: Melencolia, Wallach Art Gallery, 美国纽约, 2024 摄影: Olympia Shannon. 图片由 Wallach Art Gallery 提供
3. 徐世琪,《Sewing Together My Split Mind: Blanket Stitch》,2025, 发绣布本, 56 x 51 x 4.5 厘米(装裱尺寸)

徐世琪 (Angela Su) 的创作，正是在这座城市的复杂性中缓慢成形的。香港既是一座高度金融化、效率至上的都市，同时又孕育着紧密而活跃的文化网络。在这里，历史事件、公共危机、社会机制与科技发展交错存在，也不断成为她作品的灵感来源。过去二十年，她的许多创作都围绕“身体”展开：解剖结构、混种生物、医学图谱式的绘画，以及以人类头发完成的细密刺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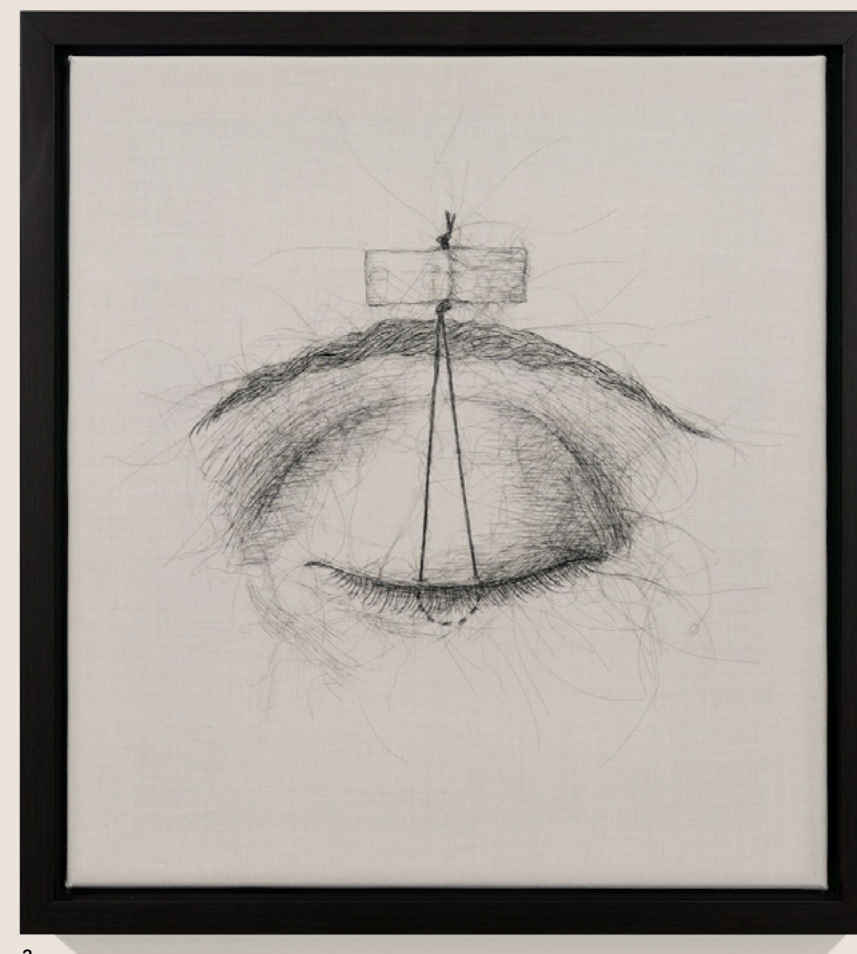
她对身体的兴趣，一方面来自一种现实而切身的经验——身体如何在社会中理解、被管理，并在不同制度与知识体系中不断被重新定义；另一方面，也源于她对周围世界始终保持的敏锐感受。正如她在采访中所说：“我也相信，艺术家应该像拥有‘天线’一样，对周围环境的温度保持敏感。”

徐世琪的创作世界，从身体出发，却不只于身体：个人的身体体验往往与公共历史相映照。例如，疾病在她的眼中，不仅是医学问题，更是一种社会经验，一个社会如何应对疾病，如何通过制度与知识管理身体的问题，往往会在公共卫生事件中被放大。2019年的作品《Cosmic Call》为纪念1918年大流感百年而作。作品里，一颗彗星带来的灾难映射到香港的历史事件——2003年的SARS、石硤尾火灾，甚至1894年的鼠疫——这些公共事件成为她探索疾病、医学与社会关系的切口。徐世琪对伪纪录片 (pseudo-documentary) 和纪实虚构 (docu-fiction) 的兴趣，也让她在作品中创造出一种微妙的不稳定性，使历史事件、真实人物与虚构元素混合在一起。有些观众甚至以为这真是一部关于传染病的纪录片，询问事件的真假，或去谷歌搜她创造的角色，而她也乐于这种模糊感带来的张力。

在徐世琪的实践中，创作虽跨越多种媒介，却往往从绘画开始。绘画具体化叙事，同时又启发其他形式的作品。一个作品会从另一个中生长，最终形成一个层次丰富、错综复杂的创作网络。她的平面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——难以分类的生物形态既像细胞，也像星体；既像人体器官，又像某种未知物种。植物、昆虫、人类器官甚至机械结构在画面中嫁接，形成复杂而精细的生命体。

这些形态并非纯粹幻想。早期求学阶段，徐世琪接受过严密的科学训练，创作也建立在大量阅读与研究之上——医学史、科学史、哥特文化、恐怖电影，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她的视觉想象。归根结底，一切源于她对“事物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”的好奇。神秘学和超自然元素不仅是形式，也提供新的视角去理解日益荒诞、充满敌意的现实。

如果绘画为她提供了想象的空间，那么材料本身也在创作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。最为人熟知的，是她以人类



3

头发完成的刺绣作品。头发既来自人体，又是少数可以被剪下并长期保存的身体部分。这种材料既极私人，又可以被转化为精细克制的图像语言：既亲密又略带不安，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氛围。

自2000年代初起，她开始创作带有“伪科学”性质的绘画。《Paracelsus Garden》系列首次引入头发作为材料，将昆虫与植物和人体部位拼接。那些人体解剖式的图像以精确受控的方式呈现，但她刻意保留了头发松散的末端，让作品自然显现出失序与疯狂的质感——既保留科学绘图冷感，又带出有机与微妙的生动感。徐世琪坦言：“我一直被崇高与怪诞之间的张力所吸引，而在这里，无论是内容还是媒介，都在传达这种张力。”

在香港这个密度极高的城市里，身体比任何地方都更敏感。空间、制度与历史不断叠加，塑造着人们的感知与身体经验。徐世琪的作品正是从这种经验出发，将隐藏在身体内部的历史显现出来。艺术家在采访中真诚地写下：“我仍然觉得自己在不断挣扎，这个世界还有太多需要学习和理解的事情。如果一定要说感受，那就是我似乎一天比一天更加迷失。”

Q&A

从创作和现实层面出发，在香港做艺术家的便利和不便是什么？

香港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。对年轻艺术家来说，几乎不可能在家之外负担得起一个独立工作室，大多数人要么在家里创作，要么只能租一个很小的共享空间。我自己其实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，很长时间都是在自己的住宅公寓里工作。

不过，在香港做艺术家也有一些优势。例如艺术圈的竞争没有那么残酷。大多数香港艺术家都比较放松，艺术家之间也有很强的同伴感和互相支持的氛围。这个城市拥有商业画廊、中型艺术空间、艺术家自营机构、博物馆以及国际艺术博览会。对于一个如此小的城市来说，这些基础设施基本上是齐全的。当然，归根结底，香港艺术家仍然需要像世界任何地方的艺术家一样努力，才能创作出有力量、有趣的作品。

如果你想象未来的身体，它会是什么样子？
我其实不太确定……某种意义上说，“未来”已经存在很久了。

作为艺术家，这种推测式的未来主义目前并不是我最感兴趣的。更让我在意的是，技术加速的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超越法律与伦理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看到的却是官僚体系的巩固、新的技术精英的出现，以及越来越强的同质化。

但为了不显得过于悲观，我也尝试以某种距离感来观察这个时代。我们或许正处在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，甚至可能可以与工业革命相比较。至于它最终会带来更好的结果还是更糟的结果，还有待观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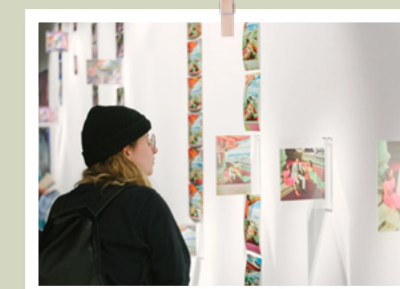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：我们正在见证 Mark Fisher 所说的“未来的缓慢取消 (slow cancellation of the future)”，只不过在今天，这种取消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。或许这最终还是让我显得有些悲观。

私人地图

刺点画廊 Blindspot Gallery

📍香港黄竹坑道28号保济工业大厦15楼

“杨沛铿：优雅地吞回自己的反刍”，艺术家以水族箱、园艺、现成品、装置及摄影为媒介，为孤独的沉思者构建了一个自我凝视的场域。



WMA 影像艺术空间 WMA Space

📍中环永和街23-29号俊和商业中心8楼

“黄慧妍：宝安娜与佳德新村”，黄慧妍以关注日常经验的观念性实践著称，此次她将AI生成图像与表演、影像结合，展开新的创作探索。



M+ 博物馆 M+ Museum

📍九龙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38号

“李贻：一九九八年至今的创作”，李贻重要的研究性展览，展出逾200件作品，追溯李贻丰富多元、深具想像力的艺术创作。

1



2